

中原文化的新地标——“周口作家群”

王伟

周口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被称作陈州。6500年前，三皇之首太昊伏羲在此定都，制八卦、绘龙图，与女娲氏“抟土为人”，繁衍了中华民族。5000年前，炎帝神农氏又以此为都，尝百草，种五谷，开创中国农业和医药之先河。随后，陈国苦县（今鹿邑县）出了一个思想家老子，这里成了道家文化发祥地。6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生长出了《陈风》和《道德经》，也生长出谢灵运的山水诗和曹子建的建安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周口人延续了这种文化传统，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又一新地标——“周口作家群”。

近年来，“周口作家群”相继出版了《颍河作家丛书》、《绿地丛书》、《周口作家丛书》等多套书系，发表、出版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2000多部（篇），诗歌、诗词作品6000多首（篇），散文1000多篇，评论400多篇，影视作品10余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周口作家群”的梯队整齐，结构均衡，作品风格迥异、个性突出。选材范围宽泛，艺术手法多样。他们正用自己的生花之笔，构建出周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周口作家群”主要有两部分作家组成，一是旅居外地的周口籍作家，代表人物有刘庆邦、朱秀海、马泰泉、陈廷一等；二是生活和活跃在河南省周口市文学战线的作家，代表

人物有柳岸、梁庭华等中老年作家和红鸟、霍楠因等新生代作家。

“周口作家群”队伍庞大，成果丰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仅本土作家中，中国作协会员就有30名，省作协会员近400人。河南文学院32名签约作家中，周口占5名。“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让人惊讶的。”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说。

2010年8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周口市文学创作基地正式挂牌，该基地是河南省首个国家级文学创作基地，它的建立是周口市乃至河南省文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周口文学的实绩已经得到中国文坛的充分认可。

“周口作家群”的崛起，与周口特别的地理环境、厚重的文化背景、优良的文学传统等都有很大关系。

周口文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遥远的《诗经》时代，其中的《陈风》10首便出自周口。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留下《道德经》，老子及道家思想给予中国传统文学以最深刻的影响。此后2000多年，周口文学人才辈出，如汉魏六朝时期的应劭、袁宏、谢灵运、殷芸等，明清诗人如李梦阳、高梅阁、王新浙、张伯高等。

周口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这些厚重的积淀和历史的传承，像营养基一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周口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周口文化人。

对“周口作家群”的崛起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不仅包括历史文化，还包括周口地区特有的风俗民情。“周口作家群”的创作，尤以乡土气息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这些作家大都生活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乡村的人与事极为熟悉，因此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豫东地区特有的风土民情，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十月》副主编赵兰振说，“这片土地对我有特殊意义，生一次，长一次，一个人包括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的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是围绕故乡来的，童年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童年是作家的父亲”。

“周口市作家群”的形成与发展还与作家的坚守和执着有很大关系。在周口本土作家中，有相当一些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靠到处打零工养家糊口。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写作，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文学创作。他们把写作转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吴长忠说，“创作是清苦的事，是寂寞的事。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绝不是像说的那么轻巧。即便你能耐得住寂寞，也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一个作者可能苦写一辈子，却没一部作品被大家所认可，那他一辈子只能潦倒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能够坚守，不言放弃，其实很难可贵，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因为热爱，因为追求，因为心中的神圣，这些人聚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就是‘周口作家群’”。

（原载经济日报10月12日）

窗外雨幕

王娜

味。

窗外的雨帘很美，小小的雨滴像珍珠般洒落在大地，滋润着世间万物。不远处的一棵大树，枝上挂着几片摇曳的树叶，一只被雨水淋湿翅膀的小鸟迷失了方向，停留在枝头。最终树叶经不住秋雨的诱惑，燃尽了一生的绿，在深秋的风雨里飘零着离开了树的臂膀，投入了大地的怀抱。鸟儿不知飞向何处梳理羽毛了，只剩下一棵有着光秃秃枝干的大树矗立在那片里休眠，很沧桑、很凄凉也很有诗意。



这种悠闲怅然的感伤，是我早已熟悉的清冷与孤寂，使我不论生活在何种心境里，总能让自己的心与之共舞。此时我的心情，就像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袁世凯故居和淮阳

范闵杰

家祖籍项城东南正在这一区域内。虽有袁重三召集族人在老家修筑家宅，操练家丁，袁甲三仍觉不够安全，便托人在当时的陈州城内买一处私家豪宅，作为战时应急之用。冷兵器时代的陈州城防御条件得天独厚，浩渺的湖区就是他的护城河，恰如孤岛，只有四门的狭窄甬道与外界相连，易守难攻，同时又是州府治所，兵力充足，装备精良。袁甲三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想把袁家人安危最终托付给陈州城。

捻军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土法夯筑的袁寨寨墙就已经可以抵御他们进攻的脚步了。而就是在这期间，一个男婴出生了。在他闭目凝气哭出此生第一句话语时，叔祖父前方作战胜利的捷报传来，他便在族人雷动的欢呼声中有了自己的名字“凯儿”。由于族人众志成城，鼎力坚守，袁寨和袁东很多应运而生的寨子一样，在捻军旋风般的往返驰骋中固若金汤。袁甲三和袁家的人们，便一直等到捻军被平定也没有机会能到陈州的豪宅中住上一住。

袁家虽从袁甲三开始步入阀门，呈三代荣耀，但似乎总不能摆脱某种魔咒般的困扰——男丁短命。从其曾祖袁志恭以降，袁家居然没有哪个男丁能活过六十岁。袁甲三和其子袁保恒（进士出身，官拜刑部右侍郎）相继去世后，袁家尽管是家业大，枝繁叶茂，但毕竟没有了主心骨，分家就成了平息各种家族矛盾的最好办法。在这次分家中，袁世凯成了最大的赢家，分别从生父袁保恒和嗣父袁保庆那里继承了两份都很丰厚的家业，其中包括在陈州城内袁甲三留下的那处豪宅。

当清贫从开始就是一种生活常态的时候，清贫只能是一种可以日后拿来津津乐道的经历，并不应作为主人翁冰清玉洁存高远的人格标志。因为他的清贫只是无奈中的安守，而不是自愿放弃后的悠然独享。所以纵观历史如陶渊明那样的真雅士又有几人？袁世凯显然不屑于做这样的雅士。

袁世凯捉提之后就随嗣父袁保庆先后在大明湖畔、秦淮河边过着都市人的悠闲生活。嗣父去世后，他又被叔父袁保恒带到北京和叔父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生活。袁保恒死后，已经成年的袁世凯才又无奈返回原籍。他毫不掩饰对老家袁寨闭塞贫瘠、落后乏味生活环境的厌恶。分家后，他便带着生母刘氏和新婚的妻子于氏迁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通衢之地淮阳，过起了豪门贵族的幸福生活。

1877年河南大旱，官居刑部右侍郎的袁保恒奉旨到河南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帮办赈务，次年病死在开封任上。由此，袁家分崩离析应该是1878年左右的事情。这个时候，也应该是袁世凯继承淮阳袁家花园，搬到淮阳居住的大致时间。

三、袁世凯在淮阳

迁居淮阳的袁世凯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加之其倜傥好友的豪气，骨子里并没有染上铜钱的腐臭。纵观袁世凯的一生，钱不只是不需要犯愁的东西，还是一块最好的敲门砖。他总是很懂得在什么时间，怎么能把钱用得最合适其分，以便敲开自己需要通过的那扇门。

1866年，袁保庆任命知府，发济南府补用。之后钦封江宁盐法道，官二品。袁世凯七岁，就跟在嗣父身旁辗转迁徙出入衙门官场。袁保庆也非常注意从各方面培养袁世凯，他将自己在战场、官场历练中总结出的心得感悟编辑成册，取名《自叙琐言》。时常以此为教材引导教育袁世凯立志向、恤民生。嗣父去世后，袁世凯随叔父袁保恒生活学习。袁保恒发现袁世凯虽学业一般，但办事干练，利落有序。到河南做钦差帮办赈务的时候，特意把袁世凯带在身边教化历练。

独立持家后袁世凯是一个有领导气质，也极富领导野心的年轻人。为收买人心，尽快扩大自己在当地影响力，增强自己

莲溪生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王大志的远大理想》，以人物的名字命名，当然作品的重心在于塑造王大志这一人物形象。刚出场时，王大志给人的印象是邋遢猥琐的市井小民，“只见王大志睡眼惺忪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头发足有半尺长，像一蓬秋后的乱草，脸上脏兮兮的，脸色黄中发暗，一颗豌豆大的黑痣长在右嘴角上。虽然王大志离谢海子足有一米多远，但一股酸臭味儿还是强烈地钻进谢海子的鼻孔里，吓得谢海子忍不住要咳出来”。不过，王大志虽然其貌不扬，也有特别之处，“眼珠儿白多黑少，似乎总是在瞪人一样”。

由于性格古怪，做事喜欢特立独行，王大志虽然倾心于绘画艺术，但事业上一直没有起色，“过了多年连个省级美协会员也没混上”。事业的受挫、生活的窘迫，使王大志愈加愤世嫉俗，“认为那些个会员定是拉关系或掏钱买的，经常宣扬这一辈子也不加入美协”。

王大志算得上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尘，普通而平凡。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莲溪生从王大志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再普通平凡不过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了其内在的诸多美德，从而为底层平民唱了一曲赞歌，表现出作者描述社会人生时的底层视角和平民情怀。

王大志的美德有三，一是此人极重情义，二是此人很讲诚信，三是此人很有理想。小说也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叙述，随着情节的展开，王大志的鲜明性格特征非常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纤毫毕现，显示出作者对小说文体的驾轻就熟和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

王大志重义轻利，待人诚恳，乐于助人，让人感动。他对良子足疗店女足疗技师肖玉洁的无私帮助，对肖玉洁母亲的悉心照顾，无不显露出王大志的善良和体贴。肖玉洁五年前曾跟王大志学过绘画，并且天分极高，画得相当有灵性。王大志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学生，对她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由于肖玉洁的父亲患肺癌去世，母亲因伤心过度而疯癫，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因为家庭经济困窘的原因，肖玉洁被迫中断了绘画学习，为了生存而做了足疗师。五年后，王大志在良子足疗店和肖玉洁意外重逢之后，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肖玉洁很多支持和帮助，可以看出王大志是极重情义的人。

有一天出了市物价局大门，在回家的路上，王大志遇见了一个女精神病病人，虽然非亲非故，但王大志不怕麻烦和误解，毫不犹豫地把病人领到街道办事处，一边安慰好病人，一边向派出所报告，发寻人启事，王大志的善良地和乐于助人的美德由此可见。及至发现这名病人就是肖玉洁的母亲以后，又帮助肖玉洁把母亲送到颍河市博爱精神病院，并利用自己和精神病院院长钟一诺的私人关系，“安排人精心照料，每天给她按时服药”，使肖玉洁的母亲不久即病愈出院。

虽然谢海子的表哥，市物价局的办公室主任李兴库强奸了肖玉洁，给肖玉洁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在物价局举办迎国庆书画展的一批装裱活完成以后，王大志虽然痛恨李兴库，还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把工钱的一半五千元给了谢海子，因为“他是个很守信用的人，当初说话的话就一点不差的兑现”。王大志做人很讲诚信，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王大志对岳父的情意，对其后事的料理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王大志的高尚品格，让读者认识到底层平民身上所蕴含的诸多美德，从而更加坚信世界的美好。

好人一定得到好报，这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朴素也最认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作品的结尾，莲溪生赋予小说以温情和亮色，那就是王大志理想追求的实现。

王大志虽然比较达观，但有时“想想自己都已过了不惑之年，绘画画也快二十年了，却还是一文不名，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平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却还自负不凡”，心里也难免充满了酸楚。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王大志终于凭借充满血性和灵性的画作《泰山日出图》，参加了全国美协山水画大展。画作被评为优秀作品，他还被邀请去北京领奖。王大志终于成功了。在小说的结尾，王大志站在北京东五环附近全国闻名的画家村宋庄，面对着高大的杨树林，大声呼喊：“北京，我王大志来了，就不会再走啦！”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小说以“王大志的远大理想”为名，以王大志理想的实现收束全篇，可以看出作品结构上的独具匠心和作者对小说艺术结构的重视，这就使得《王大志的远大理想》这篇小说不止传达出充满正能量的价值判断，还使小说具有了审美的艺术张力。

“人生最大的目的不过就是好好活着，并且尽量能活得好一点，对身边的人有一点好处罢了”。小说中这段充满哲理思辨色彩的议论，无疑是人生的箴言，也是对王大志处世行事的最佳注脚。他不仅一直努力地好好活着，而且对身边的人带来不少好处。社会上多一些像王大志这样的普通人，我们这个世界肯定将会更明朗更温暖更美好，我想这也是莲溪生的理想，是他创作《王大志的远大理想》的动机并着力塑造王大志形象的初衷吧。

五、尾声

袁世凯在淮阳的安逸日子没能过的太久。平淡的乡绅生活也不是他的人生志向。

然连续的科考失利让袁世凯对科举之路深感绝望，又不甘碌碌无为地混日子，袁世凯顿生另寻他途寻求进身的念头。按《容庵弟子记》里说：袁世凯愤然把过去做的诗文付之一炬，感慨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蹉跎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袁世凯便携巨资南下北上到处活动，试图能谋一个一官半职。但失去父亲袁甲三、叔叔袁保恒这两个奥援的官场是残酷的，除了报捐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愣小子袁世凯的寻访游说可以说只是徒耗家资，无功而返。

到1881年，据张謇《年谱》记载，袁世凯“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得罪了族人，并获悉有人要找来看，袁世凯更加坚定了离家出走，投笔从戎的念头。他毅然别离妻子去了山东登州，投到嗣父早年挚友吴长庆的庆字营中，做起了文牍。次年随庆字营开赴朝鲜，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二年。这也是袁世凯仕途起步最关键的十二年。甲午战争前他被迫离开朝鲜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捐中书变成了位居二品的浙江温处道员（留用朝鲜）。

袁世凯走出后，淮阳的宅院并没有闲着。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一直由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陪同生活其中，直到小站练兵后的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才将母亲接去济南同住，全家离开淮阳。

我到淮阳工作后，一直想寻找这处袁世凯曾经生活过的故居。一则史料凿凿，清晰可见，淮阳城内确有一处袁大总统曾经的故居；二则史载其秀美迷人，曾引来大鹤徐世昌。但寻访的现实和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淮阳人都知道淮阳城中有座袁家祠堂，而不知有袁世凯故居。在热衷以名人为噱头拉动旅游的时代里，淮阳显得很另类，很淡定。

也难怪，袁世凯在当代中国可谓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历史人物，也是遭政治观点、文学作品贬损最多的一个近代名人。那个时候袁氏给人的整体形象就是一个不学无术又屡屡投机误国的乡野莽夫，是一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总梦想着开历史倒车的跳梁小丑。依据当时“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政治史学观，知道这段历史的人自然耻于道出其中渊源，不了解的则以讹传讹，淮阳的袁世凯故居就这样淹没在历史偏见中，灰飞于视历史为陈旧的疯狂中。今天公开谈论袁世凯的功过是非已经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要搞明白袁世凯是不是曾经在淮阳生活过一段时间、期间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而不应该是什么难事。难的倒是一种心态，不以恶名而远讳之，不因旅游经济而趋近。袁氏的恶名也好，功德也罢，暂且不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理清历史事件的脉络还是很必要的，这也正是本文要达到的目的。

前段时间去郑州拜访姑奶奶，一位五六十年代淮师毕业的老干部，她告诉我，她们上学时最爱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太昊陵，另一个就是袁家花园。姑奶奶将袁宅表述为“袁家花园”，再次印证了史料的确凿：淮阳确有一处袁宅，并以花园秀美著称当地。

当年徐世昌曾作为拜访借口的袁家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袁世凯故居旧址上的大部分建筑也已遁迹于杂乱无章的楼房中，难辨踪迹。仅余一座突兀的大厅，因在那个年代直接做了公安局的办公用房而保存下来，逼仄地挤在两座小楼的中间韬光养晦，默默讲述着历史中太多的无奈，感慨着世事的无常。



描述社会人生的底层视角和平民情怀

任
动

谈莲溪生笔下的王大志



资料图